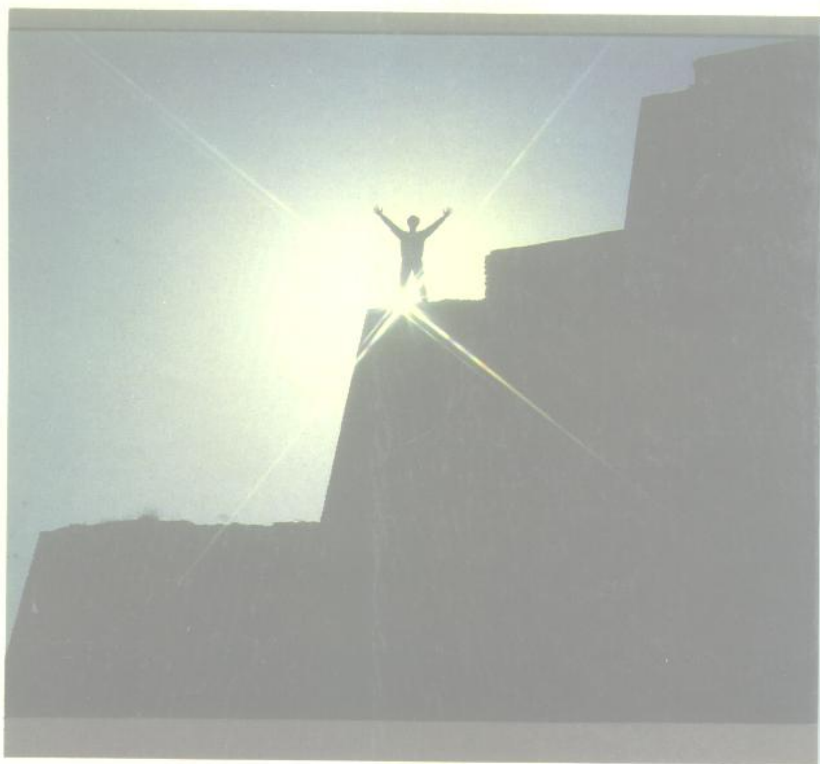


● 本书编委会编

回首黄土地

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



沈阳出版社

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

回首
黃土地

本书编委会编

沈阳出版社

(辽)新登字 12 号

回首黄土地

(修订本)

本书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葛 君 闫志宏

封面设计:潘岱予

责任校对:张 燕

版式设计:张 辉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市和平区 13 纬路 19 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17.5

199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450 千字

印数:11001—15550

ISBN 7-80556-834-0/I·192 定价:11.00 元

《回首黄土地》编委会

主 编：王子冀

副主编：陆小娅

编 委：史铁生

江宛柳

周 平

陶 正

王克明

王建勋

高 冰

方 兢

侯秀芬

师小平

边东子

高红十

李华松

特约编辑：岳建一

序

二十年前，曾有几万北京中学生，从鼓乐声和喊叫声混合喧嚣的北京火车站出发，远上那厚厚地沉淀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陕北黄土高原，艰辛地迈出了他们走入社会的第一步。

在那高原的各个村落乡间，这些“知识青年”与牛羊糜谷相依相伴，与土窑油灯相对相安，与风霜雪雨相处相让，与婆姨女子相帮相投，与后生老汉相诉相知。

他们或曾以历史使命为鞭策，苦其心志；或曾用豪言壮语为激发，劳其筋骨；或曾因艰辛劳苦而疲惫，饿其体肤；或曾由悲欢离合而清醒，空乏其身。

他们从社会底层了解社会，从人生苦难领悟人生，从耕种锄割认识传统生产方式，从乐舞生死感受中国古老文明。

在那座文化沉积厚重的古老高原上，在那些世代耕耘生养的淳朴乡亲中，在那种渴求丰衣足食的朴实理想里，他们看到了中国，明白了中国，并认定：日后，不论可到天涯，还是能去海角，此生将牢牢系之于中国，系之于黄土地。

那是一段苦难和光荣的故事。

苦难记下的是悲欢离合，

光荣留下的是苦辣辛酸。

一个个朋友已不在身边，一段段往事却恍如昨天；一位位乡亲仍劳作山间，一回回梦里又相诉万千！爱过的，恨过的，活着的，死了的……都难舍，都难忘！

不堪回首，却要回首……

编 者

目 录

风吹日晒大雨淋 世上苦不过受苦人

难忘的回忆	何立群(1)
野草	王新华(8)
噢,我太吉村的弟兄	王子冀(37)
“叛徒”邢荣儿	毕 昆(46)
二海	刘丹华(55)
老善娃	陆小娅(61)
陕北琐忆	马苏元(67)
呵,陕北老乡	胡镇江(75)
断黑户	赵 超(85)
唢呐声声	马宗和(92)
八条牛,七条牛	宋小明(95)
高里塬	边东子(98)
“来婊儿”	王小强(108)
“那婆姨”	马宗和(118)
扇儿扇儿落一落	高红十(121)
妇女·各杜	梅绍静(125)
难忘你,鲜血染过的黄土地	聂新华(130)
为民娘	顾君德(135)

一阵阵黄风一阵阵沙

一阵阵心事乱如麻

南河寨旧事·····	王明毅(144)
十六岁的雪季·····	江宛柳(153)
夜袭·····	宋小明(162)
冬女·····	李建平(169)
方言·民歌·家狗·····	王建华(176)
最初的经历·····	滕 为(183)
教学散忆·····	陶 正(197)
峡谷深深·····	梁亚明(213)
“老朱家的”·····	卢小飞(226)
片笺波澜·····	牛 角(234)
黄土地的种子·····	边东子(241)
我当“伙头军”·····	刘 勇(249)
“学生娃,可听话哩?”·····	马宗和(255)
枣圪台理想·····	任 佶(262)
那方土,那搭人·····	周 平(267)
桃家庄的日子·····	多 多(275)
关家庄琐记·····	李子壮(283)
那一夜·····	高 冰(293)
自我教育·····	刘克京(300)
“黑户”引起的冲突·····	李青松(305)
日记摘抄·····	曹 阳(311)
女石匠和《工地战歌》·····	孙伟程(316)
照园子·····	徐建青(321)
我办代销点·····	陈平俊(326)

星星沟日记·····	叶咏梅(333)
轩辕故地·····	侯秀芬(340)
路·····	李 棟(347)
那时，我们还太年轻·····	郑秀满(355)
黄土地情歌·····	史铁生(360)
教书轶事·····	周 彤(368)
陕北插队琐记·····	华 风(375)
小油灯的回忆·····	夏宏娜(385)
塬上的雪·····	王 晨(389)

**发一回山水冲一层泥
早早价就应该撂下你**

遗址·····	王克明(397)
我和吉娃·····	刘丹华(407)
流星·····	邓 壮(419)
还是那条弯弯的路·····	朱立群(424)

**妹妹的阴魂不要散
咱们在梦里再见见面**

没一个“壮烈”·····	陆小娅(432)
心祭·····	朱 凌(439)
魂归故里·····	王建勋(445)
姊妹坟·····	柏 铮(450)
高山情·····	王建勋(455)
伤逝·····	晓 明(458)

烂裆的裤子漏水的锅
没钱的也爱些穷红火

闹秧歌·····	王克明(483)
看电影·····	高红十(493)

天上乌云搅黑云
什么人留下人想人

无悔·····	梁和平(498)
相逢何必曾相识·····	史铁生(509)
南泥湾的会见·····	高红十(515)
秋天的记忆·····	周 强(520)
一个北京知青的后代·····	郝海彦(529)
编后记·····	岳建一(541)

半碗黑豆半碗米
端起碗来想起你

难忘的回忆

何立群

1969年初，我们这些年仅15岁的初中毕业生，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在欢送知青的锣鼓声中，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插队。

第二年，我回北京探亲。与我同行的还有在延长县插队的周秉和，他是周总理的侄儿。

在探家的日子里，周伯伯与侄儿见面，听说我也回来了，马上安排时间叫我们向他汇报延安的情况，并写一份书面材料。书面材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介绍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另一部分谈谈延安当地人民的生活。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在延安时就和同学们议论过这些，现在有机会直接向总理汇报，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不再是小孩子，真的长大了。

那年我只有16岁，也不知道怎么写书面汇报材料。我同秉和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我们所见所闻如实全面地写出来。我们认真地在一起凑情况，秉和执笔，我抄，忙了整整三天。材料写好了，秉和打电话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商定了汇报时间。

又要见到周伯伯和邓妈妈了，我的心情按捺不住地激动不安起来，不禁想起在周伯伯身边度过的甜蜜的童年生活。

我的父亲曾经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这使得我幼年时光有幸住在中南海，受到周伯伯、邓妈妈亲切的关怀和疼爱。

中南海的西花厅最初是北京市领导的办公地点。1949年政协

会前夕，毛主席由香山搬到中南海丰泽园，周总理由丰泽园搬进西花厅。最初的一年，我父母住西花厅内院，周伯伯、邓妈妈住北房，我家住西房。听妈妈说那时每天都能亲眼看到周伯伯为国事操劳、废寝忘食的情景。后来因办公室扩大，人员增加，我们家搬到西花厅前院。

记得那时周伯伯和邓妈妈每逢散步路经前院时，一定要看看我和哥哥，说说我们长得像谁，过年过节也常请我们一起吃饭。那时常去伯伯家里的除了他的侄儿、侄女们，还有孙维世阿姨，小瑜姐姐（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龙飞虎伯伯的女儿）等。听妈妈说，1959年元旦，邓妈妈因身体不好在广东从化休养，我们全家，还有周秉和一家陪伯伯过节。伯伯起草给邓妈妈写了贺年信，大家签名，我们都写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大家一起吃年夜饭。我因为伯伯没坐在我旁边忽然撒起娇来，入坐时伯伯看我不说话，一面换位子一面拉着我的手说：“莉莉要坐在我身边是吧？这是伯伯的不是，别生气了，伯伯敬你酒。”说完还不断往我盘子里夹菜。妈妈很着急，说了我一句，伯伯说她：“你这个妈妈，怎么批评孩子呢？这是我的不对嘛！”饭后，伯伯和我们一起照了像，还带着我们散步。那一晚他一直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在伯伯身边玩儿到三点。

我还记得哥哥两岁时，带他的小阿姨在裁缝铺给他做了一套四个兜的干部服。那天他穿着干部服在海边玩时，周伯伯和邓妈妈散步看到了，笑着说：“哈，小老干部！”哥哥天真地把小手往后一背说：“给我照个像。”大人们都笑了，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马上给哥哥照了像。这珍贵的镜头留给了我们永恒的怀念。

1960年，伯伯到莫斯科谈判，用他的零用钱给我买了一辆儿童车带回国来。这辆车我至今还珍藏着。

后来，随着人员的不断增加，工作人员和家属陆续搬出了西花厅。我们虽然不住在伯伯和邓妈妈身边了，但两位老人还是那么关心和疼爱我们。伯伯仍然经常请我们去吃饭。1962年5月，爸

爸从下放地河南回来，伯伯和邓妈妈邀我们全家吃饭。伯伯先和爸爸谈了河南淅川的情况，问得很仔细。1960年河南信阳地区受灾，老百姓生活极为困难，还死了人。国务院派工作组下去调查解决问题。爸爸就是参加这个工作组下去的。这些是我长大了以后才明白的。我只记得，当时邓妈妈说：“莉莉安排好了，她挨着伯伯坐。”伯伯听了高兴极了，给我夹菜，对我说：“已经和爸爸协商好了，莉莉正式成为我的女儿。”还问我同意不同意，我不好意思回答。伯伯又重复了几遍，就说已经谈定了，要我每月必须去看他一次。伯伯还说：“妈妈没时间叫哥哥陪着来。”从那以后我每月都去看伯伯，这种幸福的生活一直持续了许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再也没机会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已不是坐在伯伯身边撒娇的小女孩，而是以知青身分向伯伯汇报工作了。我心里升起几分自豪。

好几年没进中南海，这里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苍翠的松柏，清香的海棠树和其它许多树木枝叶交叠，郁郁葱葱。树丛间的小路，留下伯伯和邓妈妈多少深深的脚印。没进房子，我们就好像已经听到伯伯爽朗的笑声。绕过水榭，通过前后客厅，我们走进了伯伯居住的地方，也是他接待内部客人的地方。稍坐片刻，伯伯和邓妈妈就进来了。看到伯伯消瘦的面庞，邓妈妈略带颤抖的脚步，我心里又激动又难过。几年不见，变化竟这么大！

伯伯先和我们拉了一会儿家常，问了爸爸妈妈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对我说：“你妈妈和哥哥的信我都看了，叫妈妈爸爸不要惦念我们。滨滨（我哥哥）的信很有思想，在部队好好干。”伯伯又问了侄儿、侄女们的情况，特别对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十分赞赏。然后就认真地看我们的汇报材料。我说我的字写得不好，邓妈妈说：“字不一定要写得十分漂亮，主要是让人认识。”

伯伯边看材料，边详细地询问知青和延安当地人民的情况。我们就把自己的体会，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甚至是牢骚都一

股脑说出来。

我说，火车刚接近西北地区，楼房、工厂就看不到了，满眼是高高的黄土坡和稀疏的窑洞。从铜川换汽车到延安，第二天卡车又送我们到李家渠公社，贫下中农用马车接我们到高岭湾大队。刚到队上，晚上没有电灯，又是土窑，不习惯，又累，我们几个同学都哭起来。伯伯、邓妈妈听到这里都笑了，问窑洞是谁的，我说是农民的，后来搬进了砖窑，是大队的。我说虽然生活苦，但知青们的适应能力很强，没过几天就熟悉了环境，开始上工了。刚参加劳动，好多同学不会干活，队里给我们记的工分和小孩子的一样。邓妈妈马上问：“怎么小孩也上工？”我说那是当地的习惯。我们队在延安县算比较富裕的，工值合到一元左右。当地小孩子一般只念到小学，有的读完三年级就不上学了，参加队里的劳动。男女工分本来就不一样，小孩的工分才是妇女的一半。

伯伯问：“当地种什么庄稼？有没有副业？”秉和说他们队里位置比较偏僻，种的是糜子、高粱、小麦，收成不高，副业很少，仅仅是私人养点猪、羊、鸡，工分低得一个工还不够一根冰棍钱。我说我们队位置好一些，在马路边上，队里有许多副业，马车拉煤往延安城送，地边河滩上种蔬菜和西瓜，吃不了就卖出去；许多妇女儿童为公路队砸石子也可以赚点钱。伯伯点头说：“那你们队的农民生活要好得多。”

我们说知青干劲很足，没有多久各种各样的活都会干了，而且大部分知青干活不偷懒，上进心强。我给伯伯和邓妈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上山收麦子，临收工时下起雨来，山路又窄又陡又滑很难走，要在北京，晴天这么走都会害怕，可那天我们三个女孩和社员们一样，背着麦捆走下山，浑身都湿透了。另一个事是我们上延安参观，来回五十里地，我们还拉上粪车为队里带回一车粪。伯伯和邓妈妈听了连连点头，赞许我们锻炼了本领也锻炼了意志。

伯伯又问我们吃饭怎么样。我说最初是队里派人做，以后就自己学着做。开始不会烧柴，饭总是做不熟，慢慢地就都学会了，还会贴饼子，做高粱米饭。伯伯笑笑说：“好！好！你们学会了独立生活，也学会了克服困难。青年人只有经过实际锻炼才能挑起革命重担。”

伯伯还非常详细地询问了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只能根据自己所在队里的情况汇报。我告诉伯伯，最主要的问题是知青生病后无人照应，只能自己照管自己。我们女八中高一的一名女生，因患斑疹伤寒，高烧不退，知青们赶了几十里路送她到延安县医院，住院后又轮流看护她直到病好出院。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女生淹死了，当时水不深，只是身边没人，死后很久才被发现。伯伯听后连连说：“怎么会这样！”秉和也谈到男知青因做不熟饭，油水又少吃不饱，管不住自己，打架闹事，有的还偷东西。被发现了，贫下中农就用土方法审问偷东西的人，把他绑起来，连唬带吓让他承认错误。伯伯很关切地问公社和县里有无派人来管理知青。

谈到陕北人民，我们告诉伯伯和邓妈妈，那里虽然穷，但人民热情淳朴，有乐观精神。他们像父兄那样教我们干农活、打水、做饭，经常请我们到家里做客。他们最好的饭是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包的方法也不一样，像小包子。我们和青年农民交往多，他们业余时间也和我们议论国家大事。公社演电影，他们带我们走十几里地去看，电影散后大家结伴而行，他们打着手电领路，有说有笑。这种乐观情绪成了我们安心插队的精神支柱。伯伯和邓妈妈听到这里都欣慰地笑了。我们也如实地谈起农民生活很苦，穿的大多是自织的粗布衣，而且十分破旧，有的小孩还穿不上衣服，全家几口人盖一床被子。姑娘出嫁要称体重。文盲、买卖婚姻严重。当我们说到队里天天能碰到从别处过来要饭的，延安城里要饭的更普遍时，伯伯脸色很不好，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解

放这么多年了，还这样？我都不知道呀！”当时我们正年轻，并不真正理解伯伯的心情。事后曾听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树迎叔叔说，伯伯那些天心情一直都不好，后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专门提到这件事：“……延安的问题这么多，大人没反映，孩子反映了……不能只建设西安，要考虑延安……”，“陕北人民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二十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

那天谈话中，我们见伯伯心情沉重，就忙岔开了话题。我说我喜欢延河水的秀丽壮观，平日里清亮见底缓缓地流，到了秋季，上游水下来，水位猛涨，波涛滚滚，场面极壮观。我还说我们参观枣园、杨家岭的观感。这引起了伯伯对当年的回忆，伯伯说：“1939年延安城里被日寇炸得很烂，但分散在城外的几个地方都是很不错的。”邓妈妈说：“桥儿沟天主教堂那不是挖了许多窑洞，咱们鲁迅艺术学院就在那儿嘛，桥儿沟河对面柳树沟是和平医院，新华社、抗大在宝塔山对面的清凉山下。”伯伯还问了枣园、毛主席旧居的情况及抗大校址。秉和说都保护得挺好。伯伯和邓妈妈都感慨地说离开延安那么多年了，真想回去看看。两年之后，伯伯拖着病体陪同外宾回到了延安，完成了他老人家想看望老区人民的宿愿。

那天中午，我们和伯伯、邓妈妈一起吃了饭。虽然还是老桂叔叔做的家常饭，面条和几样小菜，我却吃得格外香。吃饭时，我们还在谈延安，伯伯又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比如延安当地农民养羊的多不多，羊毛是不是自产的，劳动用什么工具，人口多不多，有没有种树等等，我们就所知道的——做了回答。当秉和谈到当地每家至少仍有四五个孩子时，伯伯严肃地说：“还是要注意人口，否则生活很难改善。”我们从小就知道伯伯对人口问题十分重视。记得1965年伯伯接见过去跟随他的副官及其家属，有李金德伯伯、邱连璋叔叔、张缓阿姨、彭海贵叔叔和我们家。伯伯挨家数

孩子，加起来有 20 多个，伯伯摊开手说：“你们几家就这么多孩子，全国不知有多少了。唉，你们生吧，生一个我就得给准备吃和穿。”这话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只是到真正懂了才理解伯伯的心情。

那天吃饭快结束时，伯伯对我们说：“你们谈的情况，虽然是个很小的面，能不能代表整个延安地区的情况我还要了解。但是你们谈的有些问题，我看会引起中央的重视，不仅中央会重视，陕北也会重视的。”

吃过饭，伯伯有公务在身要走了，临走前还把我拉到穿衣镜前比个子。伯伯对邓妈妈说：“小超，你瞧，莉莉都和我一般高了，真快啊！”我也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而伯伯和邓妈妈头上的白发却又添了许多。

不久，我们就回延安参加春耕了。很快传来了消息：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知青工作座谈会，伯伯还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发表了讲话。这些消息给了知青们极大的鼓舞。

但是，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伯伯。那次和秉和一同在西花厅汇报情况，竟成了我同伯伯的最后告别，成了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作者简介：何立群，女，北京八中六八届初中生。原在延安县李家渠公社高笋湾大队插队。现为北京体育学院医院主治医师。